

會議過程正式紀錄

2000 年 1 月 13 日星期四

下午 3 時正會議開始

出席議員：

主席范徐麗泰議員，G.B.S., J.P.

丁午壽議員，J.P.

田北俊議員，J.P.

朱幼麟議員

何世柱議員，S.B.S., J.P.

何秀蘭議員

何承天議員，S.B.S., J.P.

何俊仁議員

何鍾泰議員，J.P.

李永達議員

李柱銘議員，S.C., J.P.

李家祥議員，J.P.

李啟明議員，S.B.S., J.P.

李國寶議員，J.P.

李華明議員，J.P.

呂明華議員，J.P.

吳亮星議員

吳清輝議員

周梁淑怡議員，J.P.

夏佳理議員，J.P.

馬逢國議員

涂謹申議員

張文光議員

許長青議員

陸恭蕙議員

陳國強議員

陳婉嫻議員

陳榮燦議員

陳鑑林議員

梁智鴻議員，J.P.

梁劉柔芬議員，J.P.

單仲偕議員

黃宏發議員，J.P.

黃宜弘議員

黃容根議員

曾鈺成議員， J.P.

楊孝華議員， J.P.

楊森議員

楊耀忠議員

劉千石議員， J.P.

劉江華議員

劉皇發議員， G.B.S., J.P.

劉健儀議員， J.P.

劉漢銓議員， J.P.

劉慧卿議員， J.P.

蔡素玉議員

鄭家富議員

司徒華議員

霍震霆議員， S.B.S., J.P.

羅致光議員， J.P.

譚耀宗議員， G.B.S., J.P.

馮志堅議員

鄧兆棠議員， J.P.

缺席議員：

何敏嘉議員

李卓人議員

吳靄儀議員

陳智思議員

梁耀忠議員

程介南議員，J.P.

出席政府官員：

政務司司長陳方安生女士，G.B.M., J.P.

財政司司長曾蔭權先生，J.P.

律政司司長梁愛詩女士，J.P.

政制事務局局長孫明揚先生，G.B.S., J.P.

工商局局長周德熙先生，J.P.

運輸局局長吳榮奎先生，J.P.

房屋局局長黃星華先生，J.P.

財經事務局局長許仕仁先生，G.B.S., J.P.

資訊科技及廣播局局長鄭其志先生，G.B.S., J.P.

庫務局局長俞宗怡女士，J.P.

公務員事務局局長林煥光先生，J.P.

環境食物局局長任關佩英女士，J.P.

衛生福利局局長楊永強醫生，J.P.

保安局局長葉劉淑儀女士，J.P.

工務局局長李承仕先生，J.P.

民政事務局局長關永華先生，J.P.

教育統籌局局長祝建勳先生

經濟局局長關錫寧女士，J.P.

中央政策組首席顧問鄭維健博士，J.P.

列席秘書：

秘書長馮載祥先生，J.P.

行政長官董建華先生依據《議事規則》第 8 條的規定出席會議，向本會發言，並接受質詢。

主席：請各位議員繼續站立，待行政長官進入會議廳。

主席：我會先請行政長官向本會發言。

行政長官：主席女士、各位議員，很高興在這裏和大家見面，談論一些大家關心的問題。最近，我留意到有些議員、政黨和社會人士對於香港現行的行政立法之間的關係，發表了一些意見，環繞着怎樣好好解決行政和立法關係的一些意見，將問題的討論引申至實行部長制，加速政制發展的討論。今天，我想借這個機會談談我本人對這些問題的看法，以及在這些問題上的立場。

回顧在一年多以來的施政情況，行政和立法之間的關係，時常出現了一些問題，導致出現這些問題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例如政府在立法會裏，不像在其他議會裏那樣，有一個支持政府的多數黨。有些政黨對於自己目前的角色感到不滿，定位也不明確。不過，總括而言，我認為目前所出現，以及我們所面對的，主要是在實施一個新的政制時所帶來的一些問題：一方面是行政方面要有一個適應的過程，在新的、跟過去不同的政制環境下，採取不同的方式及不同的方法來進行公關及游說，說清楚制訂有關政策的意圖，以及所希望達到的目標。這方面的工作，須不斷總結經驗和改進。另一方面，議會在政黨政治的成分不斷加大的情況下，我覺得議會、議員、政黨如何運作，政黨如何定位等，亦同樣要有一個成熟的過程。既然行政和立法兩方面都有一個熟悉和成熟的過程，而雙方無論在溝通的機制或模式上，現在仍然是在探索，因此出現一些困難、一些緊張，這是想像得到的。可是，實際的情況是怎樣呢？那其實是較我所說的好得多。在過去一年多以來，重要的法案都能獲得立法會支持和通過，而且還可以看到，很多法案是在行政機關提出後，經過很多協商才通過的。這表明了立法會議員和政府一樣，是考慮和兼顧到香港整體利益的，同時亦證明了《基本法》所制訂的行政架構和立法架構，正在正常運作。雖然行政和立法在過去 1 年能夠合作起來，但我覺得我們不應自滿，應該總結經驗，加強合作，更努力發揮彼此應該發揮的作用。

我現在想談談部長制。在香港，部長制其實是說了很多年，但多年以來，大家對於部長制的定義，尚未有一致的意見。有些人說推行部長制，由立法會議員代替目前公務員架構的司長、局長。這肯定是一個政制的大改革，但我不認為香港已經到達這個發展階段。在過去的兩年以來，我從自己的工作體會到，亦相信在座各位議員和香港市民均可以看到，香港的確確是有一支具開創力、高效率的廉潔公務員隊伍；雖然在這支隊伍裏，會出現有個別人士失職的情況，以及須不斷改善和進取的環節，但總體來說，香港的公

務員隊伍，在“港人治港”當中是發揮了極為重要的作用，扮演了制訂和執行政策的主體角色。我想我們是可以從另一方面和另一個角度來談論這個問題。在過去兩年多以來，香港接受了政權交接、亞洲金融風暴沖擊的重大挑戰，在上述情況下，我們同樣是做了大量的工作，包括落實了“一國兩制”；抵禦了亞洲金融風暴的沖擊；穩定了香港的金融市場；經濟開始復甦；建立了土地儲備；穩定了樓價；縮短了公屋的輪候期；開始推動舊區重建；推動了創新科技的發展；成功地推出了創業板市場；成功出售了盈富基金；推動金融市場的改革；落實興建迪士尼主題公園的計劃；大力推動和進行教育改革；改善老年人的服務和居住的質素；推動了環保發展；簡化架構；開始進一步改進市政服務和文化康體的活動。這些工作說明了一個重要的事實，那便是我們現行的制度和隊伍是可行的，能夠促使我們實實在在為香港市民做事。因此，我不會採用部長制。雖然政府和私人機構一樣，同樣是基於各種理由，出現人才流動的問題，但我看到公務員隊伍當中，是有着一批批年青後備的力量，長江後浪接前浪。當然，政府部門在有實際需要的情況下，亦會從社會上招攬個別人才，這只是十分正常的做法。

我還想從《基本法》的角度，談談自己的看法。《基本法》對香港政治體制的設計，是顯示和強調了行政主導。這是體驗在行政主導的精神，體驗在行政立法彼此的職權，以及他們相互關係的條文上。《基本法》明確規定，行政機關須在 4 個方面向立法機關負責，而這 4 個方面是：執行立法會通過並已生效的法律、定期向立法會作施政報告、答覆立法會議員的質詢、徵稅和公共開支須經立法會批准。《基本法》所以作出這些規定，是總結了香港過往數十年的經驗，將過往政治體制中最行之有效的留了下來。這樣規定的目的，是要維持香港的政治體系、行政主導的特色，保持香港的行政效率，達到保障香港的繁榮穩定。在過去兩年零七個月的過程中，我知道市民期望我和政府要維護自由、法治和發展民主，他們在期望我和政府在維護自由、法治和民主的同時，更希望政府能夠為他們在教育、醫療、房屋、環保、老人福利、經濟、舊區重建等方面，作出更多和更有效的工作。在這些方面，我們都是很認同的。要做好這些工作，滿足市民的願望，有效維持香港的繁榮穩定，我們便必須保持一個有效率、行政主導的政治體系，維持和加強以公務員為主體的行政架構。大家只要平心靜氣想一想，《基本法》只是實施了兩年零七個月，對於我們來說，仍然是一個適應的過程，一個不斷總結經驗的過程。因此，我在施政報告裏說到，應該讓目前運作中的政制，有一個探索和成熟的過程，在《基本法》為我們定下的 10 年時間裏，根據日後的政治實踐，思考下一步的發展，而這個發展亦一定是循序漸進，以令香港各階層能夠接受。多謝各位。

主席：行政長官會回答各位議員的質詢。如有需要，有關議員可在原本的提問獲答覆後提出一項簡短的跟進，但只限於要求行政長官就答覆進一步說明。

打算提問的議員請按下“要求發言”的按鈕示意，然後輪候發問。另一方面，議員打算就自己的問題提出跟進時，須舉手示意。

張文光議員：主席，我想就房屋事宜提出質詢。政府表面上是維持每年興建 85 000 個單位的建屋指標，但卻計劃由 2003 年每年減建 6 000 個居屋單位，將原有的資源以貸款形式協助市民購買私人住宅。政府是如何確保私人地產商會按照政府的指揮棒建屋？政府的有形之手將如何指揮市場的無形之手，確保可以如期推出足夠的樓宇數目，滿足市民的需求呢？

行政長官：張議員，首先我想強調，政府在房屋方面有數個大目標。第一個大目標是希望能夠穩定樓市，我們不想看到樓市大飆升或大跌。第二個目標是我們會興建公屋或居屋，或是透過貸款方式，令有些沒有能力負擔私營房屋的人，也有機會獲得好的居住環境。第三是會將現時七年半的公屋輪候期，在 2003 年減至 3 年。在這兩年多以來，我們都很努力推行這數方面的目標，亦已看到初步成效。

關於張議員剛才提出來的質詢，我想這樣回覆。事實上，在 2003-04 年度，我們會將相等於 6 000 個單位的土地推出，以確保有足夠土地供應，不致影響了房屋的供應。第二點，我們亦會同樣提供貸款，讓那些合資格的人申請，用以購買私人樓宇。在這樣的情況下，我相信應該仍舊可以發揮穩定樓市的作用的。

張文光議員：主席，我想問行政長官的是，在取消了 6 000 個居屋單位之後，即使是撥出土地，地產商亦未必會聽從行政長官的指示興建樓宇，因為他們是看市場情況的。如果他們覺得情況不好，拖慢了建屋的速度，市民買樓便會是更艱難，而政府所提供的貸款，只不過是在暗淡的樓市中輸血托市罷了。為何政府放棄了興建居屋的責任，放棄為一些未能負擔私人樓宇的居民提供居所，或是提供一個更合理的居所呢？

行政長官：我們並非完全以貸款方式代替居屋，只是代替了其中一部分而已。我覺得這樣做是符合整體香港利益的。在樓價方面，張議員問我們是否有把握一定可以掌握樓價，我唯一可以說的是，根據這兩年多以來的實踐，可以看到樓價現在是穩定的，這表示政府並非完全沒有辦法的。

張文光議員：如果政府自己放棄了建屋的責任，政府如何可以令地產商聽從政府的指揮建樓？

行政長官：我相信要政府指揮市場，並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但我想告訴張議員，確保樓價穩定，是這個政府最重要的施政目標之一，我們是會成功的。

李啟明議員：主席，董先生說香港今後的經濟，要向高科技、高增值方面發展。香港現正進行經濟調整，而經調整後，香港將會發展為知識密集、技術密集和資金密集的經濟。中國會在今年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世貿”），在這個情況下，香港將會遇到來自全球的競爭，我的質詢是，政府將如何確保本地的低技術、低文化工人有就業的機會，以及如何能令失業率下降呢？

行政長官：李議員，經過兩年多的困難時期，經濟正開始慢慢復甦；第三季的增長大概有 4.5%，第四季的增長應該也不差，我們很希望明年的經濟會持續增長，我們是有信心的。

香港的經濟確實又再要面臨一次很大的轉型。回想起來，上一次的轉型是在八十年代，當時工業北移，而在這個過程中，香港變成了一個很成功的服務業中心。那次的轉型基本上是成功的，而成功的理由，一方面是由於政府的政策，但另一方面卻是因為亞洲的經濟非常蓬勃。當時，中國大陸的經濟亦正在起飛，所以便引致香港成為了一個成功的服務業中心。

李議員說得很對，香港現在又要面臨另一次經濟轉型。在金融風暴之後，我們的經濟架構是進行了一次調整。由於經濟全球化和一如李議員剛才所說，將來的全球經濟將會是在以知識為本的經濟體系下互相競爭，所以我們要迅速轉型才可以成功。至於我們如何在轉型中加強我們的競爭力，把我們的經濟變得更多元化，以及把以前過分依賴資產價值來推動的經濟變得更多元化，這些都是我們所面臨的挑戰。幸好，我們的數根經濟支柱正在發揮很好的作用，例如金融、旅遊（旅遊業近期有很不錯的復甦）、運輸中心，

很多跨國公司仍然以香港為亞太區的總公司等。其實，我們在很多方面均發揮得相當好，加上中國將會加入世貿、我們和迪士尼公司簽了約、創新科技又正在推動中，所以我對前途是很有信心的。

李議員，我想強調，經濟轉型並非我們蓄意造成的，而是由外圍因素所推動。如果我們不轉型，便會被其他競爭對手淘汰。在這種情況下，政府、工商界、勞工界可以做些甚麼？我認為工商界真的須有新思維、新想法、找尋新方向，以面對以知識為本的經濟所帶來的新挑戰。政府可以做些甚麼呢？政府一定要繼續努力加強教育制度，使每一個人——尤其是年青人——受到良好教育，以及設立制度，讓每一個香港人也可以有終身學習的機會。在這方面，教育統籌委員會正在做很多工作。此外，在培訓、再培訓方面，政府亦會培訓勞動人口，教授他們新的技術和新的知識。

至於勞工界方面，我想一提的是，現在有大概 22 萬人失業，其中 10 萬人是 15 歲至 29 歲。長遠來說，出現在這些人身上的，也是教育的問題，所以我們必須改革教育制度。短期而言，政府的確正在推動很多培訓和再培訓計劃，希望他們能盡量參與，學到多些新知識，增強自己的競爭力，在今天的社會中力爭上游。對於其他失業人士，政府在培訓和再培訓方面其實也做了很多工夫。我看看今年的資料，僱員再培訓局是培訓了 97 000 人，與去年比較，增加了超過 20%，而超過 70%的學員是成功尋得工作的。所以，在培訓和再培訓方面，政府是做了很多工作，我們應該會做得更好，也應該是做得更好。

在香港勞動人口中，有 75 萬人是 40 歲以上，教育程度只是中三以下的。有人提出在經濟轉型、中國加入了世貿之後，這些人是否便很難找尋工作。我認為情況其實並非如此。在知識為本的經濟中，年青的一輩應自行爭取多一點知識，力爭上游；知識越高，將來發展的機會便越好。不過，年紀大的一輩也可以接受培訓、再培訓。同時，大家要記着，技術能力比較低的人，社會上永遠也是有需要的，無論是在旅遊、零售業、清潔、保安等多個方面。事實上，我看到在第一季裏，40 歲以上人士的失業率是 7.8%，但到了第三季便已降至 7%，這正好表示在經濟復甦後，這些人的失業率也會好轉的。最重要的是我們要掌握這個時機，搞好經濟，那麼這一羣人也是會受惠的。

李啟明議員：主席，我的質詢是，政府有甚麼具體措施，令失業率進一步降低？

行政長官：政府最佳的方法是製造一個最好的商業環境，讓經濟能盡快復甦。我們一向有做這方面的工作，而事實上，失業率最近已穩定下來，我相信 2000 年是會穩步前進的。

李啟明議員：主席，經濟發展並非等於失業率便會下降。所以，我想請問政府，有甚麼措施能進一步減低失業率？

主席：行政長官，你可以考慮是否回答這項質詢，因為在會議開始時，我已經說明議員只可在原本的提問獲答覆後提出一項簡短的跟進。

行政長官：其實我已經回答了李議員。

主席：各位議員，剛才我可能處理得不太好，因為我容許兩位議員連續提出兩項跟進質詢。由於質詢時間非常緊迫，所以我希望各位議員的提問能盡量簡短，好讓更多議員能夠提問。

劉江華議員：主席，董先生剛才在發言時說及政制發展目標，無論是朝着甚麼方向，政府的目標都是希望“實實在在”為市民做事，政府是很強調“實實在在”的。當然，施政方面是有些進展，而行政長官亦已經說了出來，但對於數個問題，市民可能仍然是感到很不滿意的，其中包括昨天所公布的，原來我們的油價是全世界最貴；我們所買的東江水，水質原來是十分差的；即使是我們所需要的新鮮空氣，可能也要付出很大的代價。現在究竟是出了甚麼問題呢？董先生可否在今天向有關的局長作出一些指示，讓他們知道能夠如何為香港市民幹一些實事呢？

行政長官：劉議員，主席說每位議員可提出一項質詢，然後再跟進，但你卻提出了 4、5 項質詢，我不知道是否全部回答。（眾笑）

劉江華議員：我總體的意思是，董先生你會給予甚麼指示？

行政長官：有時候，我是希望與劉議員你換一個位置，因為批評永遠是最容易的。事實上，我們是應該做很多方面的工作的。劉議員你剛才說過，譬如在油價方面，我們已收到了消費者委員會的報告，現正進行詳細研究。經濟局局長昨天已經作了初步反應，我們會積極跟進。空氣方面，我在施政報告中已大幅說過了。有關這方面，我們正在推進中，我不想再在此浪費大家的時間。東江水方面，東江水的水質，在東江其實是符合國家的標準，到了香港，經過濾之後，水質亦是符合世界衛生組織的標準的。如果大家對於東江水的供應是否過多、是否浪費了有所質疑，有關的合約是在 1989 年簽訂的，而根據當時的評估，的確有需要用這麼多水，是高出今天的需求的。那麼，當時的評估是否很錯呢？看起來好像是，但要在那個時候作評估，事實上是很難的，因為更重要的是要確保香港有足夠食水，沒有水是不行的，而水亦不是臨時可以有供應。所以，問題其實並不簡單。如果你們問政府可否做得更好，我可以肯定告訴各位，政府一定可以做得更好，我們會努力的。

劉江華議員：主席，我只想提出一項跟進質詢。有關東江水水質的問題，如果要做得更好，依我來看，是要很高層次的人進行商討的。董先生會否與廣東省省長盧瑞華先生商討這件事？

行政長官：我在施政報告裏說過，我與盧瑞華省長就 6 個方面作過宣言，其中包括很多須兩方面合作處理的環保事宜，而東江水便是其中之一。

劉慧卿議員：主席，行政長官剛才的開場白很好，他說了一些有關政制改革的問題，而那正是我們在上星期的內務委員會內所提出，希望行政長官會提及的事。我相信行政長官亦知悉，立法會昨天通過了一項議案，促請行政機關盡快就政制改革進行諮詢。我相信我們是很失望，因為行政長官剛才在開場白中並沒有就這項議案作出回應。因此，主席，我要再問行政長官一次，會否尊重由立法會所提出，並獲得多數議員贊成通過的議案呢？行政長官會否向我們承諾，盡快就行政立法的關係，以及就何時可以普選行政長官和立法機關作出全面、公開的諮詢？

行政長官：劉議員，我當然注意到立法會昨天通過的這項議案。議案是獲得通過了，但民意調查亦代表了一些意見，而社會上實際是有很多不同的聲音。我們知道的确是有人主張政制方面要走得快一點，但亦有人告訴我已經是太快，要慢一點才行。我剛才強調過，發展民主是政府的重點工作，維護

法治和自由也是我們的重點工作。《基本法》的的確確容許我們在 2007 年之前，利用這段時間汲取經驗和摸索，看看怎樣發展才是最好的。我剛才已經說過，我不想再強調我們所走的方向，因為我已經說得很清楚。

劉慧卿議員：主席，我們昨天進行議案辯論時已經提出，而政制事務局局長也同意，那便是即使是不早於 2007 年、不修改《基本法》，要做的事也有很多，意見也很分歧。如果真的要進行諮詢、歸納、起草、通過法例的工作，也要一段很長的時間，所以即使是現在着手進行，也不會是有太充裕的時間。如果行政長官現在不願意就進程給予我們一個時間表——尤其是立法會已經通過了有關議案，是否要給予我們一個信息，不要在 2007 年或 2008 年進行改革，因為屆時也不會有一個全面直選的立法會，或是不可以全面直選行政長官呢？

行政長官：劉議員，我想還是不要猜測太多。我十分強調，《基本法》是給予了我們一段時間，讓我們利用這段時間好好的瞭解、汲取經驗。相信在經過諮詢後，得出來的政制會是大家都能夠接受的。至於會是何時進行，那便得等待一個適當的時間。

周梁淑怡議員：董先生，最近一個星期以來，坊間和傳媒廣泛地報道了政府正在考慮開徵銷售稅。我所代表的零售批發界是強烈反對，我相信這也不是秘密，因為我在本會也說過很多次。傳媒曾有報道指政府雖然正在考慮，但行政長官卻並無意思加以推動。可是，隨即又有報道指行政長官是十分支持開徵銷售稅。當然，我所代表的功能團體是十分擔心，但除了他們之外，很多市民其實也並非十分支持開徵銷售稅的，尤其是在現今的香港，服務行業是很重要的。董先生你常常說高增值是很重要，但一方面是這樣說，另一方面卻又要開徵銷售稅，或所謂的增值稅(VAT)，這對香港的發展可能會造成一個很重大的打擊。我想請問董先生，你本身的態度究竟是怎樣？

行政長官：首先，香港以往的成功，我想實在是有賴我們那個行之有效、比較審慎的理財辦法。如果每年的財政預算也出現赤字，無論是國際投資者或香港的投資者，都可能會對香港失去信心，所以我們是要正視這個問題。我們在 98 年和 99 年均出現了財政赤字，那是有需要的，因為我們當時是希望經濟能盡快復甦。據我所知，2000 年也是有財政赤字，雖然數字可能會是較小。然而，長遠下去，如果我們經常有財政赤字，問題便會是很大。

第二，大家也會同意，香港的稅基是比較狹窄，可能有修改的必要。這是我們所面對的事實。當然，我也聽到很多聲音，表示香港的經濟現在才剛剛復甦，我也瞭解在金融風暴和經濟架構的調整中，中產階級和基層人士是比較痛苦。這些都是我們面對的事實，所以財政司司長現正進行廣泛諮詢。到了適當的時候，也就是在3月之前或3月份，他一定會向大家作出交代。

周梁淑怡議員：主席，我不知道廣泛諮詢是如何進行，我們只是從傳媒和報章方面看到一些“放風”，但我相信香港人是很務實和負責的。至於財政赤字，我們也十分同意應量入為出，不想年年也入不敷支的。不過，在考慮開徵一項新稅收時，是絕對不能在沒有廣泛收集意見或進行深入研究之前便急促地進行，我相信社會亦不會容易接受的。我想請問行政長官，究竟政府須採取甚麼財政措施——例如是擴闊稅基——才能避免出現赤字？行政長官又會否承諾會在進行了深入研究和廣泛諮詢，聽取了各方面意見和探討了各方面的可能性後，才會作出最後決定，而不是急促地以行政主導為理由，迅速地作出決定，引起社會各方面的不滿？

行政長官：周梁淑怡議員，我們經常都會希望馬兒好，又希望馬兒不吃草。我相信政府必定會進行廣泛諮詢，在聽取了意見後才作一個比較正確的決定。就這方面而言，我們一直在開會，亦會繼續這樣做。我們是會聽取不同的意見的。

鄭家富議員：主席，我也想與董先生討論一下他的施政理念。董先生，政府早前在不尋常的程序下，支持申辦亞運。這個行動很可能是須一擲千金以換取提升本港的體育文化、體育水準。這是社會的效益，我們也明白。周梁淑怡議員剛才提出了銷售稅的問題，我們覺得董先生最近除了提出銷售稅外，政府也提出了陸路離境稅，甚至是要減少很多社會福利以抵銷財政赤字。現在，香港的經濟尚未完全復甦，失業率仍然高企，一旦開徵銷售稅，普羅大眾，甚至是失業者、領取綜援的老人家，在購買柴、米、油、鹽、公仔麪時，都可能要繳納銷售稅。請問董先生，你覺得政府在這方面是否有點不近人情？是否向全港市民“開刀”，令貧苦大眾雪上加霜，亦令經濟復甦遙遙無期呢？

行政長官：鄭議員，政府所採取的一切措施，都要考慮香港長遠的整體利益，亦要考慮目前的問題。所以，我剛才是特別強調了我們很瞭解目前所面對的一些問題，我們是會正視的。我剛才說過，自金融風暴以來，香港的一些中產階級和普羅大眾，在經濟調整的過程中是受了很大的痛苦，我們很瞭解這一點。所以，在作整體考慮時，也會顧及這一點。我還要多加一句，那便是在開源之餘，政府還須盡量節流，這是十分重要的。其實，政府正在採取很多措施，而事實上，在 1999 年度，政府在資源增值方面是做得很成功，我們是會努力的。

鄭家富議員：主席，我想再跟進。我為何會以亞運為例子作比較？政府說用一、兩億元辦亞運是在所不計，因為可以換取一些社會效益，但現在開徵銷售稅，卻可能會引來社會不安。有錢的中產階級可能便不消費，沒有收入的失業者則更是雪上加霜，因此便引來社會的不穩定。與其是不穩定，倒不如不要開徵銷售稅，令社會更穩定，讓市民恢復信心。在這兩者之間，董先生是否覺得一方面是高調處理，用錢申辦亞運 — 所須付出的金錢可能是很多，因為要興建很多球場 — 但另一方面為了些微稅收，政府卻要這樣爭取？請問董先生，你會否覺得這是有點兒不很平衡呢？

行政長官：我並不十分清楚鄭議員你是想問甚麼。是否叫我不辦亞運還是甚麼的？

鄭家富議員：主席，我可否解釋一下？

行政長官：我說一次。有關銷售稅的問題，我剛才說過，財政司司長正在廣泛諮詢意見。至於申辦亞運，我們覺得是一件好事，是會為香港帶來長遠利益的。

何鍾泰議員：主席，在過去的一年來，我們差不多每個月也會聽到一些關於房屋署（“房署”）工地問題的新聞。在回歸前，我們似乎很少聽到這些問題，而事實上我們也覺得公屋的質素並不太差，但為甚麼這一、兩年間會有這麼多類似的事情發生呢？這樣是會影響市民對於公共房屋及特區政府的信心的。

有關市民對公屋質素的意見，我想針對性的提出兩點，這不是我個人的意見，而是整個工程界行業的意見。我們看到的問題是，第一，現在駐地盤的人員之中很少是工程人員。現在的工程進度十分快，過去是每年興建 2、3 萬或 3、4 萬個單位，現在則是六萬多。據王葛鳴博士說，今年可能達致 9 萬個單位，在揠苗助長下，工程的速度這麼快，如果沒有足夠人手駐守地盤來監督工程的進度，便一定會出問題，這是第一點。

第二，如果現在還是直接聘用一些建築師來負責外判工程，而他所聘請的駐地盤人員又不是工程人員的話，很多時候便會在地基方面出現問題的時候，因沒有真正熟悉這方面的技術人員來監管地基工程，以致未能解決這些問題。我不知道行政長官在這方面會怎樣指示房署針對性地解決問題呢？

行政長官：何議員，房屋委員會（“房委會”）和房署現正為了公屋和居屋質素的問題進行全面檢討，要研究出最近所發生的一連串事故的癥結及問題何在。他們會在短時間內，給予大家一個詳細的報告，這個報告亦會公開。我們可以看到的確是有幾方面的問題存在，例如承建商方面是否有問題，前綫工作者的操守問題，政府的監察是否足夠，地盤的工程人員是否足夠等，我相信房委會和房署會就這些問題進行全面檢討，然後作出詳細的報告，向公眾交代。我當然很關心公屋及居屋質素的問題，並且要確保把公屋和居屋的質素維持在最高的水平。

何鍾泰議員：董先生，由於地基方面出現的問題比較多，而地基工程完成後，便會興建上蓋，往後便不會知道地基有甚麼問題。如果在出現了問題時才再來補救，便十分困難，有些問題可能是根本不能補救的。我希望當局在進行地基工程的階段時，確保這方面的工程做得好，和調派足夠的人員進行監管，才再興建上蓋。這樣是比較好的，立法局在 10 年前已經通過了《註冊工程師條例》，但政府卻遲遲不願考慮修改幾十條有關的附例，否則便沒有需要使用註冊工程師的制度，其實有很多人是可以負責監管地盤和幫助我們提高工程的質素的，我希望董先生可以考慮一下。

行政長官：謝謝何議員的建議。

曾鈺成議員：主席，行政長官不知有否聽過買雜誌送軍刀的事，原來按照現行的法例和監管的辦法，這是完全合法的。現在要靠報販採取集體行動，收回這數千把 8 吋長的軍刀，送回雜誌社。行政長官認為這種現象是否正常？應否有補救的措施？

行政長官：曾議員，我認為這種情況絕對不正常，應有補救的措施，政府會跟進這件事。其實處理這方面以至整個社會的風氣，其中包括黃色和暴力的報道，是我們作為政府有責任要做的一些工作。我希望和立法會一同努力。

劉千石議員：謝謝主席，昨晚本會亦一致通過了一項議案，要求日本政府就侵華的暴行謝罪和向日本索償，這是關乎民族、人道、公義和世界和平的事宜，但很可惜民政事務局局長昨晚完全沒有就特區政府可以做些甚麼作出回應。關於向日本索償，他說這是屬於外交事務，要向外交部駐港辦事處反映，但我們認為民間索償絕對不是外交事務，而是關乎戰爭受害人的權益。我想問董先生，可否向市民交代，特區政府會採取些甚麼措施來協助受害人索償，會否請那些人士出來登記和負責統籌的工作，來幫助他們向日本進行追討？

行政長官：劉議員，第二次世界大戰對中華民族帶來的痛苦，事實上是你、我和所有坐在這裏的人都有很強烈的同感的。但是，另一方面，中日關係亦是中央政府的一件大事。其實我留意到，中央政府在這方面也提出了很多看法，而且亦向日本政府提出了很多意見，我相信要取得合理的賠償，最佳的途徑便是經中央來反映這些問題。

劉千石議員：主席，其他地方的個人索償，也是由當地政府向受害人提供資料，幫助他們進行索償的，而在香港，特區政府自然便有責任這樣做。韓國的慰安婦在東京的索償大會之所以能夠勇敢地站出來，主要是她們獲得韓國政府的支持。對香港特區的市民來說，我覺得這便是特區政府的責任。特區政府是否不會就這方面提供協助，而只是向中央反映呢？

行政長官：劉議員，特區政府在一國大原則下，是會向中央政府反映香港市民的意見的。

黃宏發議員：主席，我本來想提出一個有關銷售稅的問題。我覺得雖然經濟即將復甦，但一旦徵收銷售稅便會打擊零售業，因此這做法是否合適呢？但由於周梁淑怡議員和鄭家富議員已提出了這個問題，我現在便轉一個話題。

董先生剛才說部長制有很多不同的界定和定義，我則認為定義很簡單，政治任命便是沒有固定任期的，非合約性的，只要是非永久公務員便已經算是政治任命了。無論是採用哪一個定義，本會亦已經有1位部長及5位副部長現時正在樓上的宴會廳工作，會議廳內亦有兩位這樣的部長在此為大家服務。（眾笑）

我想請問，根據這個定義，董先生的禮賓府有多少位部長呢？

主席：黃議員，我相信行政長官可能會給你一個很幽默的答覆，不過，我希望各位議員能盡量爭取時間，雖然幽默的質詢是很精采，但質詢時間也是非常寶貴的。行政長官，現在請你作答。

行政長官：黃議員，我通常也是很幽默的，但這次卻被你的提問弄得無話可說。我認為，其實部長制真的是有很多不同的定義。我記得有一天曾經和你交談，而你已將你對部長制所下的定義告訴了我，當時你也同意是有很多不同的部長制。我們要就多方面爭取共識，而這其實並不是一件簡單的事，不過，大家也要努力爭取。

丁午壽議員：主席，消費者委員會在一份研究報告中告訴香港的市民，香港的燃油、柴油、石油氣的價錢是全世界最高的。其實，和石油氣的價格一樣，香港的貨櫃碼頭的處理費，在世界上也數一數二的。我想問一問董先生，可否請消費者委員會或有關的政府部門，就香港的貨櫃碼頭的處理費提交一份類似的研究報告，來收取較合理的費用，以幫助工商界和有需要進出口商品的香港市民，使他們在這個經濟低迷的時候，得以減輕負擔？

行政長官：丁議員，你的確說得很對。香港很多方面的收費偏高。你剛才提到電油和貨櫃碼頭的處理費，我這裏還有一份新加坡政府做的研究報告，報告指出香港的建築成本，高於新加坡一倍。我時常說香港的經濟要轉型，香港在很多方面沒有競爭力，長此下去是不行的。基本上，香港的成本太高，這確實是一個基本的問題。因此，我們在經濟轉型方面要做的工作，確實是很多的。我們會在多方面努力。

譚耀宗議員：主席，我本來想提出的質詢都被其他議員提出了。不過，問得簡單，答得也簡單，所以我想提出跟進質詢。

香港的空氣污染問題越趨惡化。環境保護署的監察結果顯示，在 99 年全年以來，各區的一般空氣污染指數有 12 天是超過 100 的，是 98 年的兩倍。其中問題最嚴重的地區包括東涌、元朗及葵涌；而東涌在 12 月底更錄得 161 的超高污染水平。空氣質素惡劣，對市民的身體健康造成嚴重威脅。由於現時這些問題的形成，似乎不能單靠香港本身可以解決，而須在珠江三角洲的地區層面解決，請問過去數月，政府在促進本港及內地的環保合作方面，有否實質的進展呢？

行政長官：要改善我們的空氣污染情況，是一項長遠的工作。我在施政報告中提到，希望在 2005 財政年度，把香港的空氣質素提升至跟倫敦和美國同樣的水平，我們現在正開始朝着這方向前進。我們要做的工作很多，不單止要處理香港的柴油運輸交通工具的問題，還須考慮如何和內地合作。在施政報告發表後，各方面的工作已經展開，到了適當時候，便會向大家作詳細的報告。

李柱銘議員：主席，行政長官剛才在開場白中說他覺得現時的行政立法關係運作正常。我相信在座各位，包括政府高官，不會有多少人同意他的看法。在以往的年半內，我聽到一個消息，便是行政長官和高官有些時候在重大的問題上，又或在重要關頭時，要請新華社幫忙“拉票”。如果我聽到的是沒有錯的話，請問行政長官這是否算是運作正常呢？

行政長官：李議員，我問中，最近好像還多了一些，在聽你說話時——說得重一點——覺得你是不負責任。當然沒有這回事。當然沒有這回事。

李柱銘議員：主席，我或許轉一個方式來發問。其實，行政長官覺得搞好行政立法關係重要；還是要令行政機關向立法機關負責重要呢？

主席：李議員，我有責任指出，這並非你剛才所提出質詢的一部分。行政長官，請問你是否想作出回應？

行政長官：我很樂意作出回應。搞好行政立法關係是很重要的。行政架構跟立法架構要有多些渠道作溝通及瞭解。行政架構在 4 個方面須向立法會負責，這在《基本法》第六十四條已經說得很清楚。在這方面，李議員可以相信我們一定會盡力去做。

吳清輝議員：董先生，有關中醫藥的條例已經實施，而規管中醫藥的管理委員會亦已獲委任產生，並且已經開始運作。請問政府有否計劃將中醫藥正式納入本港的公共醫療系統內，向市民提供多一個醫療服務的選擇呢？

行政長官：吳議員，關於這個問題，政府正在積極考慮如何把中醫藥納入政府的醫療架構內。

吳清輝議員：董先生，請問會否開設中醫醫院呢？

行政長官：有關這方面，我想要待政府作出詳盡研究後，才可以作出決定。

何秀蘭議員：主席，我希望董先生同意，民主過程的進程步伐，不是個人的喜好。即使董先生不是經由普選產生，我也希望董先生同意，他是有責任聽取大多數市民和立法會的意見，然後做一些工作，作出回應。昨天我們通過了這樣的一項議案，而一項民意調查亦顯示市民希望盡快進行普選。我們昨天的議案的精神，其實是在不違反《基本法》的規條下，在 2007 年進行資料搜集、政策研究，以準備《基本法》規定的檢討。請問董先生有甚麼重大原因，令他即使面對立法會和民意調查顯示民意都希望政府這樣做時，他仍然決定不會這樣做？

行政長官：何議員，我可以向你保證，我會一直聽取大家的意見，包括立法會和民意調查的意見。剛才我回答劉議員的提問時說，我知道外面確實有不同的聲音。在聽到了所有聲音後，我才會總結怎樣處理，在《基本法》的大原則下，如何推動政制的發展。在適當的時候，我們會進行諮詢及研究的工作。

何秀蘭議員：主席，我想提出跟進質詢。究竟董先生聽的是甚麼人的意見？他在作出決定的過程中，為何聽取這方面的民意而不進行諮詢；反之，民意調查顯示有超過半數民意希望政府這樣做，再加上立法會代表的民意，他卻不聽取？我真的不禁要猜測，是否由於 2002 年進行選舉，所以董先生要被聽取那 800 人選舉團可能成員的民意，而不聽取我們普羅市民的民意呢？

行政長官：這猜測是完全不正確的，完全不是這樣一回事。

陳國強議員：主席，行政長官在上次施政報告中表示，要搞好香港的環保問題，讓香港可以媲美國際大都市。我想請問董先生對循環再造業有甚麼扶助的措施呢？政府會否帶頭使用一些循環再造的產品呢？

行政長官：陳議員，其實據我所知，政府正在使用一些循環再造的產品，至於是否有辦法鼓勵多些環保工業、循環再造的工業，則政府會盡量看看有甚麼事情我們可以辦得到的，事實上，我知道蕭局長早前和工商界在研究這些問題。

陳國強議員：政府現在使用的是再生林木紙，而不是循環再造紙。

李華明議員：主席，我希望這不是猜測。新一屆區議會原本於 1 月 1 日、3 日、4 日舉行會議，但由於委任名單遲遲未公布，所以押後了會議日期。據報道，這是因為委任名單送到董先生的辦事處後，董先生要作出一些增刪。請問董先生是否添補了很多人選，又刪除了地方民政事務專員推薦名單中的人士？請問董先生是憑哪些準則來作出這些刪改呢？

行政長官：李議員，委任的方式是很清楚的，基本上，是由我作出批准的。事實上，在委任的過程中，我們是依據數個大原則來挑選委任議員的。他們必須熱心參與區內的工作，或具有專業背景，又或對區內事務十分熟悉。我覺得這次委任是經過深思熟慮的，由民政事務局向我推薦，然後由我作出批准。

李華明議員：主席，我知道人選是由民政事務總署這熟悉地方事務的部門作出推薦，但問題是名單送到董先生手中時，他是否曾對名單作出增刪呢？如果他有這樣做，他是以何種準則來作出考慮呢？

行政長官：所有經由我委任，任命須由我批准的名單，我都會詳細看過，確保每個人都必須符合適當的準則。我是有這樣做的。

許長青議員：主席，請問行政長官，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世貿”），估計會為港商帶來很多商機，但世貿在開放原則下，中央有否可能單單優先開放市場予香港？我請問行政長官，在這種情況下，政府完成了加入世貿對香港經濟影響的評估報告書後，政府將有甚麼具體的措施以落實政策協助港商，特別是中小型企業，把握國內這個商機呢？

行政長官：大家都很高興看到美國政府開始全力運作推動中國加入世貿，中國加入世貿後，對香港經濟的利益將會很大，大家都知道，香港是世貿的一分子，所以要說取得些甚麼特別的優惠，其實不太容易，但因為始終我們全是中國人，香港又是中國的一部分，而我們的香港工商各界，可以說對內地運作的情況，其實是很熟悉的，所以我們也是佔盡優勢的；大企業也好，中企業也好，小型企業也好，在這種情況下，我相信我們會得到特別的——在一種不是讓我們有甚麼特別優先的情況下，我們會得到優先，因為我們有一個特別的環境，至於特區政府可以做些甚麼呢？財政司司長領導的小組正在積極研究這些問題，在適當的時候，我們是會和大家商量的。

楊森議員：主席女士，我非常關注到最近很多高級公務員先後離開公務員行列，引起眾說紛紜。我有一種想法，會否由於董先生的領導跟他們的作風有所不同，所以令他們有點失意？我想董先生也很清楚，97年前的立法局對高級公務員的批評，其實較現時厲害，所以如果說立法會議員批評官員而令他們萌生去意，相信並非主因。為何我說董先生的領導，跟他們的處事方式有別呢？因為最近我十分留意有關政制檢討的報道。我聽到董先生的兩位同事曾公開說在9月之後會進行政制檢討，並會發表綠皮書。我聽後也覺得如果是真的話，便真的是喜訊了。不過，他們現在全都默不作聲，我相信這跟董先生他老人家的觀點一定有很大關係。我知道董先生事事親力親為，但如果他有很多意見跟他的同事不同的話，他們怎樣辦事呢？

行政長官：每一個組織內，包括政府組織，都一定會有不同意見，例如民主黨內部也有很多不同意見。（眾笑）

楊森議員：我們不是政府組織。

行政長官：我覺得最重要的是大家共同商討研究，看看哪個方向、哪種辦法是最好的。這也是一個民主的協商過程。我認為這是一個很健康的發展。

楊森議員：不過，董先生的一些同事已經公開表示某些立場，為甚麼不在內部先研究妥當後才發表呢？如果他們是負責有關事情的話，是會令他們很為難的。

行政長官：我不準備在此評論個別事件，但這些事情往往都會發生。

陳鑑林議員：主席，最近我們在談論公屋的質素問題。大家都知道房屋委員會（“房委會”）興建的樓宇歷史十分長，1954 年到目前，也有五十多年。但是在這幾十年中，我們看到很多公屋都出現了問題。顯然，如果它是私人發展商的話，我相信這間公司早已被撤銷牌照了。我想請問行政長官，現在房委會所負責興建公屋的數量，可以說是十分多，那麼會否在未來的一段日子繼續削減其應該負責的建屋量呢？

行政長官：我想房委會、房屋署是有一個很龐大的目標，為了我們香港一般的需要而努力的，不應該因為在建築方面或在監督方面出了一些問題而影響我們既定的建屋目標。剛才我說過，房委會、房屋署現正進行一個很詳細的研究，要真真正正研究出來，問題的每一個環節發生在哪裏，以確保以後這些事情不會發生，包括如何與承建商坐下來一起商談，以避免現在偷工改料各方面的問題發生。我想大家最好稍為耐心一點，報告很快就會出來的。

陳鑑林議員：我希望行政長官能夠再考慮一點，公屋的發展仍然由政府負責，但不是由房委會全權負責，譬如說 85 000 其中 46 000 或 41 000 是由政府發展，不過，我們另外將部分給予私人機構來發展。對這些私人機構而言，我們並不是將土地賣出去，而是將責任交給他們，當然其中包括一些他們應有的利潤。

行政長官：對於你的建議，我們是會加以檢討的。

主席：行政長官，你原本是準備用 1 小時舉行答問會的，但我們已用了超過 1 小時 15 分鐘。不過，現在尚有 6 位議員在輪候發問，而且他們亦已輪候很久了。行政長官，可否多給我們一點時間？

行政長官：可以。

主席：謝謝行政長官。

呂明華議員：主席，我很肯定董先生與政府的高級官員也有一個良好的願望，便是將香港建設得更好，甚至較倫敦和紐約還要好。但是政府在過去 1 年的作為所給人的印象是：政府為香港經濟發展的大方向把脈也相當清楚，但在處方時卻有點偏差。為何我這樣說呢？政府可以動用數十或數百億元來發展數碼港、迪士尼主題公園及申辦亞運，美其名是為了香港的整體效益及香港的聲譽，這些我也是同意的；但是對可以推動、重振香港工業及擴大就業市場的硅港計劃，便由於一些次要的經濟條件談不攏，甚至幾乎要停止談判。鑒於這機會的窗口時間是很短的，可否請董先生親自干預以早日促成其事？

行政長官：呂議員，我知道你很關心這事，我也與你談論過多次，但我覺得你的消息並非太準確。其實政府就這個硅港項目，一直都與有關的公司進行商討，直至現在仍在商討中，但還未得出一個結論。不過，問題並不是這麼簡單，而是很複雜的。是否只要政府做了某些事情，問題便可以解決呢？如果是這麼簡單便好辦了。但是問題並不是這麼簡單，我們須找到願意投資不是十多億元，而是數十億美元來香港發展晶片的公司，這本身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很多使用晶片的人士，可以選擇在日本、台灣、韓國或新加坡購買，有關公司也可以選擇在以色列或愛爾蘭等其他地方投資，那麼香港為他們提供了甚麼優勢？事實上，直至現在，仍未有人正式站出來說：我已經準備了資金，我們來商談吧。因此，須商討的問題是非常多的。此外，在高科技這課題上，我們還要商討一些更複雜的問題，例如高科技對我們來說，應到甚麼程度？所以，政府是正在努力當中，但至於能否商討出結果，則仍然未能完全有把握，但是我們的確在努力當中。

單仲偕議員：主席，我認為董先生有決心推動高科技，但卻忽視人才的培訓。董先生剛才亦表示在目前失業的 22 萬人中，一半是 15 至 29 歲的年青人，但是政府為這羣人提供的培訓是極為有限的。最近我認識了一羣年青人，他們剛剛加入資訊科技公司負責網頁的工作，開始時月薪是 8,000 元，不足 3 個月，當他們能夠站穩崗位後，薪金亦隨之翻了一番 — 至 16,000 元。在這方面，市場的需求明顯是很大的，但是政府的職業訓練局及僱員再培訓局卻未能迎合市場的需要，在這方面即時提供大量培訓機會予這些年青朋友；其實，對於 15 至 29 歲的年青人來說，要掌握資訊科技，一點也不困難。我想問一問董建華先生，會否有決心改革職業訓練局及僱員再培訓局，使它們能夠加強在這方面的培訓，令更多人有機會受惠？

行政長官：單議員，15 至 29 歲的年青人的確很快能掌握到資訊科技及電腦的技術。我在不久之前與你見面的時候，你也曾向我批評香港的培訓局以及我們在這方面所做的工作不足等，我其實已有作出跟進。我們正在推動這方面的培訓，希望在未來能作出更理想的安排。

單仲偕議員：主席，我知道董先生的同事最近推出一項資訊科技技術人員培訓計劃，提供的訓練機會是 170 個，但我想告訴董先生，這只能夠滿足市場不足十分之一或不足二十分之一的需求。我希望董先生明白市場的需求量是很大的，而政府現在所做的卻幫助很少。

行政長官：我明白需求量是很大的，我們會按部就班，盡快推廣這方面的工作。不過，不是單從 100 個名額突然增加至 1 000 個，事情便能夠解決，當中還涉及師資和其他很多的問題，而我們是會盡快解決這些問題的。

蔡素玉議員：主席，我想請問董先生，早前有一位內地新移民學生，因為受不了同學歧視而自殺。有關資料亦顯示，新移民在學校中受到同學歧視的情況是頗為普遍的。我想請問董先生，有否一些具體措施可以減少這些學生受到歧視，讓他們能夠愉快地融入社會和愉快地學習？

行政長官：蔡議員，有關林婕小朋友自殺去世的事件，我們也感到很難過，這是一件不應該發生的事，但現在發生了，我認為整個社會也有責任，學校當然有責任，政府也有責任，而事實上家長也有責任。我相信很多香港人也

是移民到此的，以我為例，我是在 10 歲才來香港的，所以也是移民，更能體會到新移民來到香港後，必須經過一段適應期。在適應期間，香港人應該——我亦相信大多數香港人也會——伸出友誼之手幫助新移民。我在此再向大家呼籲，你們應該多做這方面的工作。在政府方面，對於如何幫助新移民適應新生活，其實已做了很多工夫，不過，我們仍會在這方面繼續努力的。

蔡素玉議員：主席，我相信董先生是有誠意幫助他們的。但實際上，我自己所接觸到的很多新移民學生在學校也受到很大程度的歧視。我希望政府方面，特別是教育署，能重視這問題。政府能否研究一些較有效的措施以改善這方面情況呢？

行政長官：我知道教育署署長已很積極處理有關事宜。

楊耀忠議員：主席，我想向董先生反映，現時有一種意見認為，香港要成為國際金融中心，其中一項必備條件是有具備良好英語語文能力的人才。因此，他們便批評政府近年推行母語教學政策，可能是推動得太快，甚至是推動錯誤。請問董先生怎樣看這問題呢？

行政長官：楊議員，我們是在推動一個兩文三語的語言政策。香港的確是一個國際大都會和國際性金融中心，所以，英語方面，我們必須有一定的掌握。但在其他語言方面，特別是在普通話和中文方面，我們同樣應該努力。我們會加強推動兩文三語的語言政策。

楊耀忠議員：主席，我想跟進。有批評說現時推行的母語教學政策，使香港學習英語的環境越來越差。請問董先生對此有甚麼看法呢？

行政長官：英語環境差和英語水準下降的情況，其實在我們推動母語教學之前已經存在，我相信這與推動母語教學並沒有關係，最重要是我們須堅持一個強烈信念，便是一定要同時推動兩文三語。

梁劉柔芬議員：主席，我想問行政長官關於工人質素的問題。剛才有議員提到，香港的建築費較新加坡高一倍，即使是碼頭處理費也很高昂，當中其實很大部分是人工的費用，然而，我們仍看見建屋質素常常出現問題。曾聽到一些專業人士及老師傅說，現在這一代的人跟以前的已不同了，做事也沒有這麼用心。我本人認為，其實背後可能還有很多原因：社會整體的演變；經濟轉型；以前我們實行學徒制，現在香港人的教育程度提高了等。除了就人工費用作出比較外，我們可否將本地工人的質素與我們鄰近國家工人的質素作出比較？因為我認為要解決失業問題，最重要的是工人和我們的領導階層能抱着一種知己知彼的態度，來瞭解為何別人做得到，而我們則做不到。我認為這亦是十分重要的，不知行政長官是否同意呢？

行政長官：謝謝梁劉柔芬議員的建議，這是一項很好的建議，我們是會作出跟進的。不過，我想強調，香港人其實是擁有中國人腳踏實地的優良傳統，而且香港人非常靈活，亦勇於創新。李光耀先生在 10 月份到訪香港時，曾表示覺得香港人似乎不像過往那麼有奮鬥精神。之後我與他詳細分析現在香港的發展，為何香港能在經濟低迷的情況下慢慢——不應說是“慢慢”，而是闊步走出來，為何香港擁有這麼多有特出成就的人才；最後，他亦表示感到香港人基本的質素仍舊存在，所以我們無須低估自己的能力。梁劉柔芬議員剛才提出的建議很好，我們是會作出跟進的。

梁劉柔芬議員：行政長官，我十分同意你的說話，香港人是相當有靈活性的。剛才單仲偕議員也表示有一些年青人，如果給他們機會，是有能力在 3 至 6 個月時間，令其月薪翻一番由 8,000 元變為 16,000 元。但問題是，我們須面對的並不是這羣年青人，而是那些年齡較大的工人，他們是否還有機會呢？他們是一定有機會的，問題是他們必須先瞭解自己的弱點或不足之處。我覺得這並不是最近金融風暴造成的問題，而是十多年來我們一直沒有解決的問題。我希望我們能夠作出質素的比較，使他們能夠知己知彼，瞭解情況。希望行政長官接納這項意見。

行政長官：謝謝梁劉柔芬議員的意見。

主席：最後一項質詢。

梁智鴻議員：主席，董先生，最近出現很多醫療問題，但我並不是指雪梨型感冒疫症，而是說公營醫療機構的工作量。大家也知道，最近公立醫院越來越多病人，院內帆布床的數目又增多了，我相信楊局長可以證實這點，公立醫院的工作人員也是疲於奔命的。根據報道，很多時候醫生每星期的工作時間是超過 100 小時；但與此同時，私營醫療機構則“生意淡薄”，很多私家醫生也沒有甚麼工作，我也是其中之一。(眾笑)我認為這很可能與醫療政策和醫療融資政策有莫大關連。我知道衛生福利局正在研究這事，我也看到政府正在發放消息，說會推行急症室收費和專科門診收費等措施。我想請問董先生，政府是否只是做了這些工夫，還是會真正推行一套可行、有效和正式的醫療政策及醫療融資政策；若是後者，會於何時執行？

行政長官：梁議員，據我瞭解，楊局長就這方面正進行研究，希望能在 3、4 月間提交諮詢文件，讓大家提出意見，之後政府會作出決定。有關的這項決定必定會具爭議性，但我們須有勇氣面對事實，才能解決一項長遠的政策問題。

梁智鴻議員：剛才董先生在會議開始時表示，很高興今天能與我們見面。不知道董先生會否延展其高興的情緒，增加前來與我們見面的次數呢？(眾笑)

主席：我認為這不是一項跟進質詢，而是一項要求，希望行政長官會作出考慮。我代表各位議員多謝行政長官用了 1 小時 30 分鐘，出席這次答問會及回答了 26 位議員的質詢。

下次會議

主席：我現在宣布休會。本會在 2000 年 1 月 19 日星期三下午 2 時 30 分續會。在行政長官離開會議廳時，請各位議員繼續站立。

立法會遂於下午 4 時 29 分休會。